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

### 第六回 山水娛情名流驚豔 桑麻閒話村老談心

話說趙鼎銳與吉慶和正在那裡換衣服，預備去游半山寺，只見書童小芸來報：「杜相公來了！」趙鼎銳聽說，一面叫請進來，一面向吉慶和道：「這位姓杜的是與小弟同年，也是江寧縣籍，名宏字海秋，家住貢院西街，為人極豪爽，極諷諧，書法亦極精妙，家君亦極賞識，與小弟又最為莫逆，昨日約游半山寺的即是此人。」說著小芸已將杜海秋領進來，趙鼎銳便道：「小弟正擬去訪，不期兄已惠臨，失迎得很。」杜海秋道：「小弟在舍候之良久，未見駕到，故此前來奉約，請快點罷，日已近午了。」一轉身看見吉慶和，便道：「這位可是吉兄麼？」趙鼎銳道：「正是。」杜海秋忙著與吉慶和作了個揖道：「荒唐之至，久仰之至，小弟只願與伯英談心，竟不曾檢點到此，望勿見罪。」吉慶和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小弟常聞伯兄道及大名，久思造訪，皆未如願，今幸遠臨，有失迎迓，亦復荒唐之至。」趙鼎銳笑道：「大家荒唐，大家久仰，爽性大家勿罪罷。但是日已近午，我們還是吃過飯去，還是不吃飯呢？」吉慶和未及回答，杜海秋自大聲道：「伯英你也太女子氣，要吃飯就吃飯，也不是做文章，還要咬文嚼字的揣摩，可不笑話。」趙鼎銳聽說，忙催著開了飯，大家吃過，即便同去。

一路上談談說說，頗不寂寞，不上一會已到山下，望上去卻不過高，即由著石台坡慢慢走上，只見黃葉半凋，丹楓欲老，迎面一座土墩，墩上豎著一方石碑，上寫「晉太傅謝公之墓。」吉慶和見了，因羨道：「原來此地就是謝東山的故事，遙想當日圍棋賭墅，絲竹延賓的時節，何等豪邁，何等風流！今雖黃土一抔，猶覺嘖嘖人口，藉非有此韻事，不待千百年後，久已湮沒無聞，那裡還有人來此遊覽呢！這就不愧地以人傳了。」杜海秋道：「此處無甚趣味，我們再上去瞧瞧。」說著三人又走了二三十層土坡子，才上山頂，登高一望，面臨石郭，背倚台城，九曲清溪，環繞其下，真是水清見底，曲折縈回，自北至東，徐流不斷。大家又贊美了一回，這才轉身到半山寺。進了山門，有道人出來伺候，寺門內房屋並不過多，道人便先領著去各處遊玩一回，然後進至一局亭上坐下，道人去泡了茶，一旁垂手侍立。杜海秋問道：「這寺內共有幾個僧人，怎麼不見一個，卻往那裡去了？」道人道：「此地遊人稀少，香火無多，和尚安插不住，故無僧人住持，只有廟祝看守。」杜海秋問道：「這廟祝姓什麼呢？」

道人道：「名喚王大，就是小人。」吉慶和道：「你多大歲數了，家中還有何人？」王大道：「小人今年六十三歲，妻子死了七八年，並無兒子，只留下一個女兒，今年十六歲，就是父女兩個在這寺裡照應香火。」吉慶和又道：「你剛才說這裡既無香火，又少遊人，你父女平日卻將什麼使用呢？」

王大道：「不瞞三位老爺說，平日間或碰著兩位老爺來此遊玩，丟幾文茶錢。香儀是從來沒有的，老爺們的明見，單靠只幾個錢父女兩個一日三餐那裡得夠呢，卻多虧我的女兒整日裡做些針黹，剩些錢貼補著度日，今日我女兒又去拿生活，還未回來呢。」趙鼎銳道：「你女兒的針黹想必是好的了，但是那些粗生活不值什麼錢，必須拿些細的才好。」王大道：「老爺的明見，可不是這樣呢！粗生活討回來，自早至晚剩不了三四十個錢，倒是那細的雖要用點心做，錢卻多幾倍呢！曾記去年冬月裡，小人因有件事，看看又要過年，須要三五兩銀子人家，正是沒處想法。該應天不絕人，卻當女兒那日到京貨舖子裡去討生活。那舖子裡有位掌櫃的先生，就對女兒講起城南有個富戶人家，要做一付平金線的扇套子，要照北京城裡那樣做法。因為那些女工會做的少，就問我女兒可會不會，如果做得好，是二兩五錢銀子一付。我女兒聽說，巴不得有這種細生活，那裡還推出去不做呢，當時就攬了回來，不上十日就做成工送去，果然就帶了二兩五錢白花花銀子回來。過了三五日忽然那京貨舖子裡人來找女兒，說是前日的扇套子做得好，那家還要做一個眼鏡套子，也是平金線的，五天後就要，卻是二兩銀子。我女兒又攬下來，做了五天又得了二兩，不到半月工夫，就剩下這許多銀子，比那粗生活真高著幾倍了，可惜只做過一次，以後再沒有了。」

正絮絮叨叨說得高興，忽聽叫了一聲：「爹呀，我回來各處去找你，只是不見，你在這裡同誰絮聒！」吉慶和聽得真切，掉轉頭來一看，卻是個女子，生得十分俊俏，但見身穿一件半新不舊粗綠布棉襖，腰繫一條青布圍裙，頭上挽了一個盤螺髻，鬢邊斜插著兩朵敗殘的菊花，耳掛一對銀環，柳眉杏眼，毫無一點脂粉氣，裙下尖尖的一雙小腳，約在四寸左右，手扶欄杆，站在亭子對面簷下，真個是端莊流利，嫵媚動人。吉慶和暗暗驚道：「不料這個老頭兒有這樣齊整的一個女兒，真真看他不出。」

正自在那裡出神，只聽王大喊：「不是別人，是三位遊客老爺在此閒談，我告訴老爺們，說你去做那平金線的生活，剩了許多銀子的話。」女兒道：「好不羞人答答的，做了半個月，只剩得這幾個錢，還要告訴人家，是什麼有體面的事？既是遊客老爺們在這裡，茶涼了也該去換一換才好，只顧講白話。可不怠慢了老爺們。」說著轉身就走，吉慶和見他說得伶牙利齒，著實的歎羨，恨不得走到他面前，同他說兩句話才暢快，只是礙著趙杜兩個人，不能過形於色，惟有暗暗稱羨而已。

且說王大見女兒說茶涼了要換一換，即忙走向前來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若不是我女兒提醒了我，真個是顧講白話，茶都忘卻換了。」說著來拿茶杯，要去換熱的來。杜海秋忙止住道：「不必換了，再略坐一會，我們就去的。」

於是大家又談了片刻，趙鼎銳便在腰內掏出兩張五百文的鈔票，遞給王大道：「這是五百文一張的票子，兩張共一千文，是坊口大街鼎豐家的，你明日就去拿回來使用罷。」王大接過來說道：「三位老爺們到來只吃得一杯茶，倒貴小人許多錢，小人又不敢推辭，只得領老爺們賞了。沒事的時候，再請過來逛逛。」說罷立在一旁，杜海秋道：「不早了。」三人站起身來便走，吉慶和一心念著王大的女兒，出了寺門，又回頭看了一看，卻是不見，只得悵悵而去。

三人下得山來，已是夕陽欲下，走了一半路，大家都有些困乏起來，正欲尋個所在略歇一會再走，卻好剛到皇城，在路旁左首有所草屋，是三間門面，擺著兩張柳木桌子，幾條柳木板凳，東首一間裝著土塊子砌的櫃台，外而用青石灰塗就那半青半白的顏色。櫃台裡而貨架上堆了些神香紙馬。有半寸厚的灰塵，靠著櫃台擺了個酒架子，有兩三個酒罐子，坐著一個二三十歲婦人，漆黑的一付面孔，亂蓬蓬一把黃髮，也挽了一個髻兒，卻豎在頭頂上，赤著一雙大腳，褲子拉在小腿，敞著懷，在那裡餵小孩子奶。西首一間，用蘆笆格了半間做臥房，半間裝著鍋灶，三人看了看就走進去。那婦人抱著小孩子便站起來迎著：「客人請坐。」忙著把小孩子放下來，泡了一壺茶，拿了三個狗頭茶碗放在桌上。

三人才坐下來，其見門外又進來兩個老者，這一個是花白頭髮約有五十來歲，那一個六十以外頭髮全白了，都穿著藍布棉襖，手裡捏著三五塊豆腐乾子，就在他三人旁邊那一張桌子上坐下，便喊了聲：「張嫂子代我們打半斤，燙一燙熱！」那婦人又忙著拿了把洋鐵酒壺打了酒，到灶上去燙，順便帶了個粗碗，走來擺在桌上，那兩個老者就把酒斟在碗裡，每人端起來，先後喝了一口，又劈了一塊豆腐乾子嚼嚼。只見那白髮的一面吃一面說道：「李老二家今年毛豆賺了大錢了，七月裡有半個月沒下雨，大家田裡都生蟲，又枯了一半，他家幸虧人手多，老遠的去挑水來灌。後來又接著一篷雨，所以全沒有壞，到八月節的時候，別人家雖有些都生了蟲眼，挑上街賣，全不值錢，只得他家的最好，清早一擔上街，一會子就賣完了。價錢又賣得大，都要二十幾文一斤，你代他算算看，五六畝田，這是多少，可不是賺了大錢嗎！」那花白頭髮的答道：「李老二的兩個媳婦真吃得苦，真會做人家，向來沒聽見過他們吵窩子，有時他兩個兒子吵起嘴來，都是他妯娌兩個在中間排解，你道難得不難得。」那白髮的又道：「張老五這兩年運氣壞極了，前年把個老伴兒死了，用了些錢，去年他大媳婦得了兩三天病又死了。」那花白頭髮的不等他說完，即插嘴道：「我聽見說他還吃了場官事，到的是怎樣的？」

那白髮的道：「你不曉得嗎？我來告訴你。他養了百十個雞子，因他媳婦死後有些虧空，聽說鎮江雞子大貴，他就叫只船裝了五六籠雞去賣，走到大河口，轎捐上要報捐，他不肯報，那些杆子手不答應，兩下裡就吵鬧起來，偏偏裡頭那個倒運的老爺又知道了，說他偷漏關捐，把他雞子扣留下去。他急得沒法，要在那裡拚命。誰知那倒運的老爺又說他鬧得很了，就把他帶進城去，送到江寧縣裡辦他。幸虧他大兒子各處打聽，說這個老爺姓韓，叫個韓宏，住在石壩街。他大兒子就跑到韓宏的公館裡去求他，多虧他家

門口有個顧老爹，私地下偷了張片子拿到縣裡去討情，才算沒事，你說這個運氣好不好那！」

花白頭髮的又問道：「後來那些雞子又怎樣呢？不能被他扣留下去就終於不退出來，皇帝家裡只有一款罪，不能又打又罰呀！」邪白髮的又道：「噯，老二你不曉得，現在那些辦釐捐的老爺才混帳呢！我常聽人說釐捐上的老爺，還有什麼師大爺二太爺，都是通的，不問派捐不派捐的東西，總要索詐幾個三七分，就是張老五那些雞子，還怕不是老爺拿七分，師大爺們在三分之中提個七分，其餘的是二太爺們的呢！」

趙鼎銳杜海秋二人聽了這些話，又好笑又可歎，惟有吉慶和暗暗的切齒罵韓宏。看看天色將晚，杜海秋掏了二三十文把茶錢，大家出門而去。不一會已到大中橋，杜海秋即由此揖別，趙鼎銳吉慶和仍由原路而回。二人剛進得門，只見小芸走到趙鼎銳面前呈上一封書信。欲知這信何人送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